

摛

高

述

林

籀頤述林卷十

瑞安孫詒讓

與黃巖王子莊同年

蔡

論書大麓義書

子莊先生同年侍史客冬曾於定夫妹壻函內附貢一書未蒙賜荅無任惶悚然高山之仰無口不在九峰之下也前在都門偶論及大著大麓解表揭王枚排斥馬鄭以齒見覈之似爲智者千慮之一失故敢輒獻其疑而尊意不目爲然廡中無書不能延通證明以駁其說南歸後重檢各書細爲尋繹其惑滋甚不敢久蓄其疑故再爲執事陳之蓋尊解之可疑者有二一則以西漢古文今文兩家相同之說專屬之今文而以王莽以後今文家之僞說爲古文也一則

疑入山林而風雨不迷不足以爲聖人遂不惜棄西
漢古今文相同之古訓而從亡新之僞說也何以言
之西漢時傳古文書者竝祖臨淮太守安國史遷從
安國問故史記所載尙書雖不盡古文說而堯典禹
貢洪範金縢諸篇則皆古文說漢書儒林傳所言篇
目彰較可案驗也史記五帝本紀旣以大麓爲山林
是西漢初古文家無大錄之訓矣東京而後馬鄭並
治古文而釋文引兩君佚注並云山足是東漢後古
文家亦無大錄之訓矣王肅僞作孔傳始以大錄疑
入古文說而不知其與史記
也且高誘注淮南王書其說入于大麓大麓同史記
也
泰族誘淮南之學受之盧侍中植見淮南子盧則與
訓注鄭君同事馬季長者古訓相傳遠有耑緒尤可證釋

文所載山足之訓爲不誣也至于大錄之義西京諸

儒所未言尋厥崙題當在王莽擅權以後段氏撰異引于定國

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其說在莽前然

詔文未引尚書無由知其卽爲大麓之訓未足爲西

漢今文家已有訓麓爲錄之證也一見于張竦之奏再見于王莽之

詔三見于桓譚新論譚嘗仕莽爲班符命見前此必

其時曲學阿世之徒造此說以諛莽者故競相引用

覬傳經義以文其姦言而乾嘉諸儒若江鱸濤人注

音疏孫季逯古今文注疏段若膺撰異王鳳喈後案

並誤信爲真今文說則甚矣邪說之惑人也然如尊解之以

大錄爲古文說則又江孫段王諸君所未有夫今文尚書之學本于伏生

大麓之野大傳兩見豈得以與伏傳相刺謬之說指

爲真今文說乎惟道光中黟俞君正燮始毅然決大

錄之訓爲王莽之餘論

見俞所著癸巳類彙

晉宋以來重性馳

繆之說經其糾摘灼然如晦之復明鄙人又以王仲

任之言證之而知其論爲不刊也論衡正說篇云說

尙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

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三公之事眾多並

吉若疾風大雨

此王所述舊說

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堯

聞舜賢四岳舉之其心知其賢而未必知其能故言

我其試哉試之于職妻以二女復令人庶之野而觀

其聖德逢疾風雷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

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節使

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

並王氏辨

是大錄之爲僞說仲任固知之

故其書吉驗亂龍雨

正之語

是大錄之爲僞說仲任固知之

故其書吉驗亂龍雨

篇並云大麓之野明不用大錄之說矣且大麓之爲山林固塙有其地

也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曰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

鹿麓之省亦見魏公卿上尊號奏及受禪碑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

州志曰鉅鹿唐時大麓之地尙書堯試舜百揆納于

大麓麓則林之大者堯之禪舜欲使天下皆知故合

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授受以明已禪樂

太平寰宇記引畧同酈道元水經注十衡水又經鉅鹿縣故城

東應邵曰鹿林之大者也尙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

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日

焉御覽五十三引隋圖經曰大陸大鹿大阿疑當作廣阿高

誘注呂覽鉅鹿曰廣阿澤也爾雅釋地晉之大陸孫炎郭璞並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亦謂阿爲河

卽一澤而異名尙書云納于大麓是也樂史太平寰

宇記五十九曰鉅鹿縣本唐堯大麓之地禹爲大陸
之野廣阿澤一名大陸一名鉅鹿一名大鹿是數說
也覈以文字聲義最爲符合蓋鉅大詰釋本同麓鹿
偏旁略省且商有鹿臺之泉周有鉅鹿之藪夏后作
貢陸麓偶殊嬴秦置郡稱名不易是則鉅鹿之爲大
麓眞三代以前相傳之古義遠出伏孔之前而與伏
孔符合宋羅長源亦立其說非無見也至顏之推家
訓云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闕駟十三
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謂此山今其上猶有堯祠
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是說與御覽所引十三州志
不同以顏氏所述覈之則宣務乃部樓小山不足以
當大麓之稱疑闕氏偶存俗說不若鉅鹿之塙而王

氏後案乃据此以爲大麓地名之證則誤矣至于尊解之必以大錄爲古文說者徒以鄭君大傳注麓山足也之後增綴大錄之訓遂不復深攷据以爲說不知鄭注尙書本無錄訓其注大傳不過以東漢時今文家相傳有此說故增錄之以廣異義存師法也使果以大錄爲正訓則何不于書注出之哉前此面陳曾論及此而執事則謂今所見馬鄭書注出于後人掇拾非其完帙安知高密舊本不增大錄之訓是尤不然何則陸氏釋文明云麓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以山足之義別于王肅之訓錄又孔冲遠引鄭書序歷試諸難注亦云入麓伐木則鄭君書注必無大錄之訓蓋可知矣至于尊著疑烈風雷雨不迷不足

以爲聖人是又膠滯恒情橫滋辯難曩讀劉子元疑
經惑古諸篇頗病其蹈此失通人之蔽竊不欲賢者
效之也詒讓于經詰至疑淺偶讀大箬于心有不安
不勝其疑懣恃愛陳之未審尊見以爲然否有鴻便
尙希惠我一言以開茅塞幸勿因其妄而置之也詒
讓謹上

記瑞平化學學堂緣起

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
種此植物之化學也墨子及惟南王書有鼃鶉之論
莊周書有斯彌食醯之說此動物之化學也周禮大
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而繼之曰合
天地之化百物之產鄭君謂天產地產卽動物植物

然則萬物之蕃變興衰莫大於化自周公以逮秦漢諸子其知之矣我地球爲八行星之一自地以至恆星天而外達於星氣之表其廣遠不可紀也而大氣充乎其閒其微點所積爲諸氣質及一切金石礦質其胚珠所孳爲動植諸物原質之可測而知者舊六十有四今增爲七十有奇各以其愛力相攝相輔錯綜凝聚以長萬物亦各以其害力相勝相賊虧蝕分散以消萬物其變化離合之迹不可思議而咸有一定之性情比例分別部居襍而不越氣質流質定質日迭消長於天地之閒而此七十有奇之原質未始有毫秒之損益也噫是非吾身有生之原而萬物蕃變興衰之精理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乎人爲動物無

量數之一資水氣動植以爲飲食資金石礦土以爲材用日呼吸於諸氣之海身受其變化而不知其故自舊學亡失古經所謂天地之化者莫能闡其義詰儒者高談陰陽性命之理既淪於虛無而方士神仙家言又捫爲黃白鉛汞之論尤矯誣不經農工商之儔則又大都拘守故常閒知其一二粗迹而未能洞究其原蓋中土此學之不講二千年於茲矣泰西之學由藝以通於道而化學尤爲專家盛業究極微眇彌綸大用批窾導郤左右逢原漸濡增積其學大昌遂視爲生人日用之常蓋彼土不獨有專家學會而童子勝衣就傅師卽以此爲教下逮農工細民莫不略聞體質化分之說者而中土老師宿儒問以原質

乃惜然莫能舉其物是非吾黨之大耻歟自道光中海禁大開東西洋大國以十數皆挾其富強以凌迫我海內賢達扼腕時難日籌所以自強而卒無一效蓋學藝不興則士陋而無術農勞而寡穫工窳而不精商拙而失贏夫挾愚拙以與智巧者角其勢必不相當斯固宇宙之恆理也邇來中土士大夫始知自強之原莫先於興學內而京師大學堂外而各行省公私學堂林立無不以化學爲首務而温州獨未有興者斯不可謂非闕典也不佞曩與同志擲研西藝流覽新譯各書深知斯學之體精而用博而苦無堂舍以資其聚習無器質以閱其考驗故略涉其藩而未能深窺其奧爰爰與平陽楊君愚慶吳君霽菴同

邑金君遜菴籌議集資千金於郡城開設學堂廣購書器與夫金石藥劑萃郡之學人志士相與切磋講貫於其中將博考精研以通其理而達其用而後起之俊傑有志於斯學者亦有所津逮俾此學大興於吾鄉則儒者通此可以博物窮理而爲達士農工商通此可以一藝百穫而倍蓰其奇贏推之治兵教農明醫辨礦神而明之其益無方然則茲堂之興其始甚難而其收效則至博可豫卜也不佞等旣深幸斯舉之略具梗概謹述其緣起以質同人凡吾鄉上而賢有司爰暨開敏通博之士儻以斯舉爲不謬或能惠賜教誨以廣其益俛助以擴其規將見魁才輩出新法日孳民開厥智地效其寶其於國家富

強大計或足爲撮壤涓流之助斯亦大雅闕達所樂
觀厥成者歟光緒祝犁大淵獻二月

誥授武顯將軍福建福甯鎮總兵陳公事狀

公諱步雲字錫鑣別號錦堂世居瑞安城東清泉鄉
篋管村至公始遷邑之城南鋪司街曾祖順卿縣學
生員祖迪生國子監生父國柱並以公貴贈武顯將
軍公生七歲而父贈武顯公卒母木太夫人撫之成
立及長容止偉然異於恆人家故儒族自贈公卒後
貧無儋石儲乃棄而學賈非所好也願好習拳勇投
石超距以藝雄其曹伍邑東南廂多惡少年羣行橫
恣爲鄉里患莫敢誰何公心不熹也遇諸塗必痛折
之不少假諸少年怒聚謀將辱公公與角輒挫其眾

皆悚息遁去由是以勇名於邑年二十一入瑞安營左標爲守兵隨副將巡海獲劇盜以功拔補右營外委升鎮標左營把總右營千總鎮海營守備定海左營遊擊鎮海叅將福建閩安協副將授定海鎮總兵調廣東瓊州鎮浙江温州鎮福建福甯鎮歷署温州中營守備黃巖左營遊擊玉環乍浦叅將福建金門海壇二鎮總兵護理黃巖鎮總兵自乾隆季年間賊李發枝引安南艇匪擾閩粵浙洋面沿海奸民蠶起附之分爲二幫在閩者爲水澳幫在浙者爲鳳尾幫而蔡牽朱潰從橫海上勢尤張甚於是當事始議整飭水師百計剿捕然水戰與陸異以十丈之艦與寇馳逐於大海之中風波險詭瞬息異形雖有健者多

愆慄眩惑失其故步自非深習水戰魁偉非常之士
莫能盡其技也公勇敢多智略自入行伍卽隸水師
於海上風水沙綫及海防利害尤諳習而善撫士卒
得其死力自起行閒以至專閩敷歷七鎮咸在海疆
所至威信風行千里肅謐大府倚以治盜前後所獲
盜及船械不可勝計而功尤偉者莫如沈蔡牽當壯
烈伯李長庚之亡也牽幾滅而復振朝廷以壯烈部
將邱良功爲浙江提督王得祿爲福建提督分領其
兵而

嚴旨飭閩浙督撫俾會師剿賊嘉慶十四年八月牽
犯浙洋方連檣集漁山黑水大洋時公以把總隨王
提督領舟師追剿及之而邱提督亦以閩師來會牽

聯巨艇數百爲楫陳以拒官軍中樓船大倍常制上懸五色幟則牽之坐船也王提督命公駕船以卒四十衝其前公遂命振挖徑向牽坐船戲下卒有難色斬其一以徇眾懼不敢違既迫而我船小賊舟俯瞰勢不相當公與殊死戰相持未決會兩提督亦引舟至賊回顧聳懼公急燃火罐投牽舟舟火發賊眾驚擾公乘閒以長子鉤其舷率數卒躍而登持短兵與搏擒其僞將陳盼劉水斬其眾殆盡歟一女子由覆版中持兩刃而上公迎擊碎以矛刺其胸遂溺於海蓋牽之妻也時船被焚危沒而牽猶踞舵樓以利刃自衛公顧欲擊之忽聞隔船疾呼曰賊舟已與水平陳將官猶不捨邪視之則邱提督也然提督船與牽

船相距猶數丈勢無由登乃命放長綽水中公援以
上比公登而牽船沒矣是役也公身受重傷三十有
四創及罷戰兩提督皆來慰視嘉嘆再三總督上其
功曰把總陳步雲首先過船獨力攻沈蔡牽正身盜
船功最得 旨優敘并荷銀牌玉扳指之 賜

及道光十年公以閩安副將入

觀

宣宗

召對圓明園猶問曰汝卽昔年隨邱王二提督攻沈
蔡牽之陳步雲邪垂詢前後戰功甚悉比歸未及兩
月遂有定海總兵之擢蓋其盡勞偉勩仰邀 眷

顧者如此公之由定海移瓊州也總督孫文靖公深
惜其去具疏奏畱 朝廷以瓊州重鎮宜得賢將
填撫不許既至鎮窮邊孤島水土瘴惡羣黎錯處其

閒黎有熟有生黎尤悍驚喜爲亂州縣數被其害
公至以諸營所用火器皆竄拙不任用捐奉改制選
精卒訓練之豫爲之備黎震懾咸受約束汜公之去
州無黎患及移攝金門盜校三百餘出沒境內敢略
無虛月公至募水勇督將弁嚴治之不逾月芟蕪無
遺踪公旣以海戰立奇功然性廉謹身爲閩帥家無
餘資又素伉直遇意所不可不爲大府挫顧好儒者
遇賢士輒折節與交若不知其爲貴人也其爲黃巖
遊擊也總督董公教增以朱蔡蕩平海疆安謐議裁
減水師艇船以節糜費公入謁卽力陳其不可曰海
戰所恃以制盜者莫如船舊制師船形制卑竄不任
剿賊自故壯烈伯李公議制艇船其制高大堅致配

兵多而載械備其利十倍於同安夾板快駒諸船今一概裁之則緝匪無具海濱伏莽復發額設師船不能敵非計也董公瞿然曰吾問諸水師員弁皆迎意隨荅無有陳其不可者微言吾幾誤遂寢其議同邑舉人鮑君作雨篤學士也公在定海延之幕中戎政機要必咨而後行嘗以定海爲浙洋要地縣故舟山孤懸海外額設鎮兵二千五百餘人分守口汎及配游哨戰艦者過半城內守兵不過千人不足以資守禦空廣訓募助以團練以厚其力又以衢山自國初以來久爲棄地今海禁久開內地生齒之繁十倍國初貧民渡海私墾官輒封禁然私墾終不能絕徒資吏胥婪索加以諸方襍處蓄爲奸藪不若蠲

禁恣其墾種設官收賦稽詰保甲清釐賦則使奸無
所容而民得安其業數年之後必爲沃土又以海疆
要務莫先於衛商弭盜與鮑君商榷各爲議上於當
事格於例不得行蓋其沈謀遠略雖儒吏有不逮者
斯又當於古名將求之矣公之調福甯也年已六十
有七春秋旣高會左足傷發乃奏請開缺回籍後數
年西夷構釁海疆多事 天子方側席以求將才
而公則已老矣然夷校犯浙果先陷定海而衢山私
壑後卒弛禁咸如公言公卒於道光庚戌年七十有
七子禹蓮議敘國子監典簿孫保隆縣學生員詒讓
自少竊聞嘉慶間戡定海寇一時名將多浙產而朱
蔡之滅吾邑許提督松年與公功最偉許提督之平

朱瀆姚按察瑩及邵員外懿辰紀述略具而公之沈
蔡牽世或未知其詳詒讓從保隆讀公手錄年譜始
得其梗概謹刺其犖犖大者
狀以爲國史要
刪其他緝捕勞績在公爲不
不復著也

與南海桂孝廉文燦書

皓亭先生侍史客秋文旃過此餽聆清詢契闊以後
無任欽遲前月接誦手教敬審校讎精博養述鴻富
至爲忻尉承惠先集并大著詩禮異義一冊伏案循
誦傾櫛尤深詒讓前讀鄭志知鄭君先注三禮後箋
毛詩訓釋異同不復追改每惜仲達作疏不能證明
其義今讀尊著塞楛斲異昭若發蒙誠有功經學之
書也竊謂詩箋之作在高密爲晚年定論其所發正

校禮注爲尤精尊書折衷是正申箋者居其大半最
爲精審然內有駁箋申注者數條以晁見求之似亦
當以箋說爲是卽如第一條關雎君子好逑箋云怨
偶曰仇謂和好眾妾之怨者尊攷謂禮記緇衣引詩
逑作仇注訓爲匹禮注爲長而詩箋爲短案免冝赴
赴武夫公侯好仇箋亦云怨耦曰仇此免冝之人敵
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免冝之好仇卽關雎之
好逑尊攷據釋文定關雎亦當作仇是也此姑就今本言之則箋說自不可議
不然則免冝之武夫何以爲公侯之好匹哉陳氏毛詩疏據國語漢書文選定免冝之好仇亦當訓好匹其說甚辯晁見終不謂然又尊書援据奧
博多淺學所未窺若新廟奕奕條謂劉昭治魯詩檢
梁書本傳無此語隋經籍志謂魯詩亡於西晉隋書別載

石經魯詩六卷則指漢熹劉氏必不能見尊書所云
平石經魯詩經文無傳說劉氏必不能見尊書所云
豈別有所據乎又壹發五犯條謂鄭志引周史王會
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案鄭志此條見詩
正義者周史上尙有白虎黑文四字詳釋其義當以
白虎黑文爲王會所云備者以下乃鄭君自說禮記
樂官備也之義與王會無涉今本周書王會有般吾
白虎之文白虎下批
黑文二字而無樂官備之說是其塙證也
尊書曰備者曰下爲鄭引王會之文大似失檢凡此
諸條皆小小疵類于宏旨無害辱承雅忘故妄陳之
未知卓見曰爲然否詒讓頓首

與王子莊論段借書

子莊仁兄同年撰席去春在敝里奉夏一書倏逢籤

掌嗣以銜恤鶴廬榦翰屏絕未得續貢音問私衷馳
印良不可任四月閒接誦況畢溪荷注存并示大箸
六書解一秩伏案諷味欽慰何侶六書之說自汲宋
以來異論叢起淺學襍涉益滋瞽惑乾嘉諸老詮校
鄒書所釋略備而得失互陳未能衷定得尊解別白
而理董之衍卅山指事之條闡湘鄉轉注之論平議
精寀信不刊之作也惟段借一門所論與前賢特異
論議

再四籀繹竊有不敢信者三請爲執事陳之

敘之言段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謂
世所謂縣令邑長者本無正字特依其聲類借訓發
號之令訓久遠之長以爲名自二徐以來迄于近世
江段諸家曾無異說而執事以爲不然謂許所與令

長二字當爲今長之誤今从反及長从到亡所謂本無其字也長从到亡得聲所謂依聲卽諧聲也今从反及爲義所謂託事卽指事也夫反及到亾以爲本無其字則信然矣至于依聲託事細宋許敘語氣本自相毌成文蓋謂依其聲而託之以事也若如尊說今从反及長从到亾乃段及亾之形反到之以明事則許敘宜云依形託事何得謂之依聲乎若云長諧亾聲卽爲依聲今从到及卽爲託事無論其與許書語氣不合夫依者憑藉之詞託者附寄之義曰依聲則非諧聲曰託事則非指事詁訓本殊不宜并爲一論且使卽如尊說謂依聲卽爲諧聲託事卽爲指事而執事所定段借四目依聲託事之外尙有託形託

意之科則段借又兼有象形會意矣乃許敘止舉聲
事二端不又轉成遺扁乎其不敢信一也晉書衛恆
傳載恆作四體書勢敘所述六書之義卽隱括許敘
爲文其於段借一條亦舉令長爲證又釋其義曰段
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段借本取聲近
衛氏乃謂聲異

者蓋因後世一字數音強生分別若邑長之長與本
義有平仄之殊故爲此說實非許意惟可證令長之
必不爲是知巨山所見許書亦本作令長若令本爲
今長耳

今則何得云數言同字聲異文一耶夫西晉之世去
漢未遠在衛氏著書之時溯許冲受詔之歲校其麻
年未逾二百不宜其時許書傳本已多譌互其不敢
信二也漢氏巨師許鄭並尊高密注經於同時著述
罕所徵引而於說文獨援舉二事

周禮考工記注引
鍤銚也禮記雜記

注引有輶曰則知其於此書特垂研覽然則段借之

義許敘之外鄭君之說足爲左證陸氏經典釋文敘

錄引鄭康成曰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

比方段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據此則鄭君之說段

借亦與衛徐江段諸家無異而謂許必不然其不敢

信三也夫執事之論段借決其必不如舊說者不過

以班志謂六書皆爲造字之本若如舊說則段借于

六書中獨爲文字之用似不得爲本故毅然更張其

說以求符合不知六書雖分體用而爲造字之本則

一蓋天下之事無窮造字之初苟無段借一例則將

遂事而爲之字而字有不可勝造之數此必窮之勢

也故依聲而託以事焉視之不必是其本字也而言

之則其聲也聞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盡是段借者所以救造字之窮而通其變卽以爲造字之本亦奚不可乎

論讓

知識謫劣於小學略涉唐涂墨守舊

義未有新得竊謂治經說字當深懲破字之習卽執事之繩段氏論亦如此而尊著于許敘六書所舉十二字之中已不免有所改易其他抨擊汝南更定字例殆非一端尤而效之更非副人之所喻也故不勝疑悞輒陳之左右以竅采擇其餘小小疑悟已識于册端不復詳及茲埶曉笑兄回浙應試之便繳上大箸一册并奉近刻集韻攷正陳止齋集各一部聊供清覽伏希警存秋暑方盛諸惟爲道珍攝臨穎神馳不盡百一

與梅延祖論穀梁義書

昨晤恭甫同年知廢述家業纂穀梁義疏方爲長編甚富客歲曾寫得卓人先生公羊義疏而恭甫爲左傳疏證已撰至成公今執事又斐然有作他日寫定與陳劉兩疏鼎足而三信曠代盛業也讓幼者左氏於穀梁則肄業及之才通句讀而已頃始得鍾氏補注又段得柳氏大義述略事研校鍾書平議精當足與臯軒公羊通義並傳惟援證略病汎濫柳氏致力甚勤而識鑿疏固其書義例蕪襍駢枝爲累殊未饜所聞也然不佞恆苦范注簡奧楊疏殊略今得兩家之書以輔之於膚學不無開益然究未能精通其義蘊迺恭甫傳述尊指辱承垂問殷奉自愧荒陋無以

應命惟就前校讀楊疏時冊端所記凡說六條勉錄
奉質或可附綴長編之末聊備財擇耳

莊二十二年

肆大青傳爲嫌天子之葬也注云文姜罪應

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
之明須赦而後得葬 案此注義難通諸侯葬母夫

人未聞有請命於天子者此魯葬文姜何與天子許
不許乎疑天子直是夫人之誤賈逵說左氏云文姜
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
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賈景伯說卽本此
傳似所見本卽作夫人之葬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傳云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
未命爲大夫 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

以執公子注云視比大夫句既命得執公子之禮一

本大夫命以視公子案此注本云以命執公子以

與已通已命與未命文相對言公子貴重雖未命禮

秩得視大夫其已命者則自執公子之禮與卿同不

止視大夫也據周禮典命經注諸侯適子已命於天

則視上卿之禮若然公子降於世子已命於君一等未誓

視卿禮未命則視大夫禮其等衰大略如是范云

既命似所見本未誤今本以命二字文到則與注亦

不相應矣別本以命屬大夫則尤誤

僖九年梁亾自亾也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

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亾自亾也如加力

役焉酒不足道也范注云如使伐之而滅亾則淫酒

不足記也案此注難通傳舉梁之惡酒於酒以下

凡六事不宣此唯及酒酒一事疑酒當爲緬緬猶輕也微也言梁之滅雖或加師役左傳秦得之而其事甚易

其用力輕不足道也莊三年葬桓王傳云改葬之禮

總舉下緬也注引江熙云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貌遠

也國語韋注云緬猶遠也彼緬亦輕微之義此與彼義略同釋

爲言舉下緬上與江異以江爲長韓愈鍾文丞並從江義傳寫作酒者涉上酒於

酒而誤耳范所見本已誤

信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云先名後刺殺

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

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范注云公子啟魯大夫疏

云舊解云公子啟即公子偃啟書日者啟無罪今觀

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襄二十三年傳引蘧伯玉曰

耳 案疏引舊解所據本曰蓋作日然與文勢不合
揚駁之是也但范注亦未塙不卒戍以下乃論書法
之語則未必是魯大夫蓋戰國時儒家諸子之論竊
疑此當作公肩子見春秋繁露俞序篇或當作公扈
子見公羊昭二十一年傳肩扈與啟古文作肩形並
相近今本又到其文遂不可攷耳

七年經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蜃 案蜃公羊作軫
彼釋文云軫左氏作脹穀梁作蜃徐彥疏云正本作
狸辰字徐所稱正本不知何本狸辰之字與釋文異
則疑隋以前舊本陸德明所未見也攷杜佑通典六
十八載後漢孔融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昔公孫
嬰齊卒于狸蜃時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

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文學所引傳正繫公羊傳文則於經不宜轉從穀梁竊意漢本公羊經當同穀梁作蜃徐疏所稱正本作辰者當是蜃之壞字今公羊作軫乃流傳之別本耳此可爲穀梁經增一左證故附識之

徐彥公羊疏王鳴盛洪頤煊皆以爲六朝時人故所見正本猶與文學所引相近陸氏釋

文作干陳隋間則已不見作蜃之本矣

定九得寶玉大弓傳惡得之得之堤下鍾云玉篇引劉兆注曰堤緣邊也案上文云其不地何也則堤下當爲魯城外地名其地蓋有大堤陽虎過之而棄弓玉於其下也公羊僖三十二年傳說季友酖叔牙云飲之巫僕氏至於王堤而死堤下疑卽王堤之下

矣

哀十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范注云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自爲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鍾云麟瑞爲夫子脩春秋至非爲魯至今言魯獲麟則是經之文辭引而歸之於魯以爲魯取之案引取之言以狩獲引引而得之也論衡指瑞篇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公羊何休注亦云時得麟而死左傳孔疏引家語亦云獲麟折其前左足是其義也說文手部云狩偏引也周禮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狩之鄭注釋爲狩其腳折前左足卽偏引之義言麟足被引自陷狩獲而死則非狩所獲而書狩者因其瑞獸張大之

也諸說以引取爲論書法並誤

右七事並因舊注疏義有未安鍾柳諸家亦未舉正輒就蠡管略爲補訂不敢自以爲是也惟大雅閎達理而董之幸甚幸甚

梅君爲江都梅蘊生先生哲嗣世治穀梁學光緒初余侍先太僕在江甯梅君介同歲生儀徵劉君恭甫以穀梁義下問迺刺此七事質之未及寄而梅君遽卒輟置匣中頃偶檢得輒錄存之以示不負亾友之意他日儻有續成梅君書者或有取於此爾癸卯五月記

與劉叔俛論語義書

昨日下午稷辱惠顧敬聆緒論以前舉質哀公問有若

章漢石經異文猥苟不棄芻蕘以爲致塙仰見虛衷
下問之盛曷任欽佩邇來校讀尊疏又得賸義數事
謹再質之執事未敢自以爲是也爲政篇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集解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
輓小車馴馬車軌者轅端上曲鉤衡尊疏據臣軌注
引鄭注云大車柏車小車羊車蒙案此經包鄭注義
迥異周禮車人賈疏亦云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
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
車爲羊車以柏車皆說轂輻牙羊車不言惟言較而
已足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
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賈說卽本鄭注然此大車
小車自以包說爲是車人三車同駕牛而羊車大柏

車小鄭以此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其說難通蓋
三車之次惟大車最大羊車柏車次之今釋大車乃
遺最大之大車而取其次之柏車已不相當況車人
於羊車止箸較長之度其轂輻牙諸度並無文蓋當
與柏車同互相推校羊車自大於柏車賈強爲之說
殊不可通又輓輒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異名若
小車爲羊車則仍是牛車其持衡者仍當爲輓不當
別云輓鄭注之誤明矣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集解鄭曰牲牲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
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
去其羊蒙案此引鄭注未全詩周頌我將疏引鄭論
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此正釋告朔

餼羊之義而朝享之祭則因告朔牽連及之經實無是也何氏不審乃引其餘義而刪其正解殆誤以祭廟朝享與告朔爲一事也攷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雖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孔氏此釋最析蓋鄭意告朔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其禮略用特牲朝朔祭五廟禮詳用大牢二事同日行之而隆殺迥異論語所云自指告朔言之餼羊卽特羊也鄭注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云云則常用大牢不得用特羊何刪諸侯告朔以羊二句則似餼羊用以朝享朝朔卽是告朔直提二禮爲一矣皇氏義疏述鄭義云告朔之祭周禮謂之朝

享亦與何同誤不知告朔不得云祭廟祭爲朝朔又
不得爲告朔也雍也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
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集解孔曰佞口才也祝
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
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害也蒙案此章之義孔注大致不誤惟釋有字未
明諦審經義有當爲親愛人才之意左昭二十年傳
是不有寡君也杜注云有相親有也書秦誓云番番
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又云惟截截善諛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義並略同子意祝鮀擅口才尚
有用於世如皋鼫之盟能據禮以爭是也譏世人乃
不愛祝鮀而唯愛宋朝之美所親失當宜其不能免

於世害也蓋古人多以佞爲材不盡以爲惡德

若以不才

爲不佞說文人部云佞巧調高材也

故子於祝鮀亦有治宗廟之喪後

儒不知此義意子以佞與美同庠而此章之義不可

通展轉牽傳遂滋曲說矣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

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蒙案月朔謂之吉日義見毛

詩傳然此云吉月究與吉日不同孔說非也此吉月

實當分爲二事月謂朔日爲一月之始猶一歲之始

謂之歲也

書洛誥疏引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

吉則爲一時節氣

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

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

土其俱動是以立春日爲初吉也

章以月吉日此吉解之非是

與月相對謂若四立二至之日亦當服朝服而朝與

月朔同若止是月朔則當云月吉不當云吉月矣陽
貨篇惡紫之奪朱也蒙案審繹奪朱之文彼時必實
有易朱用紫之事非徒尙紫而已也春秋時人蓋凡
服色之用朱者並改而爲紫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
之冠也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
之齊冠也玄冠紫綌自魯桓公始也蓋凡纓與綌同
色魯桓公易丹組纓爲紫丹卽朱也鄭注蓋借宋王
者之後服也綌
當用纁又古韋弁服韎衣裳韎與朱色亦同左傳哀
似非是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杜注紫衣君服
服引賈逵同此卽玉
藻大夫士狐裘黃衣以裼之者梁玉繩左
通補釋說詩羔羊疏
說韋弁服韎韋衣用黃衣狐裘若然渾良夫其衣韋
弁服而易衣爲紫與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齊

桓公好服紫衣蓋亦韋弁服朱與黃色相近故皆以紫易之依韓子說竊疑玉藻魯桓公卽齊桓公之誤也以上五事皆前賢所未及或足仰裨尊著之萬一惟理董而折衷之此外如里仁篇德不孤必有鄰皇疏一曰鄰報也蒙案皇引別說古書罕見惟文選李少卿荅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李善注云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崇賢說似與皇疏別義同泰伯篇關雎之亂集解鄭注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蒙案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紹統此說正用鄭義可爲左證子罕篇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集解大葬君臣禮葬蒙案何說肫定無徵攷周書大聚篇云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此大葬義疑與彼同蓋周時命士以上喪葬皆公有司助治其事周禮職喪與士喪既夕兩篇可證也此皆瑣屑義證并附陳之以備財擇尊疏體大思精遠軼皇邪勿遽未遑盡讀俟更孳繹儻有所窺當續錄奉質也惟鑒不宣

與海昌唐端夫文學仁壽論說文書

端夫先生書侍前侂望江倪大令奉寄一書竝子高所校荀子四冊度已達左右昨誦教畢敬審著福無量至爲欣慰承示賈子倫猥之義精塙不刊欽佩何似論讓近校墨子於畢蘇諸家外頗有所寤又經經

說下篇以肴行讀之亦略得其醜理惜粹未易寫定爾又近讀說文以段氏注與嚴氏校議王氏句讀參綜校覈亦略有管窺謹刺舉一二奉質如示部禳磔禳祀除癘殃也段校改癘爲厲云厲殃謂厲鬼凶害各本作癘誤今案舊本不誤周禮女祝云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許疑卽本彼文除癘殃猶云除疾殃不必依段校作厲殃也鳥部鵠鵠鳥也肉出尺馘今案肉出尺馘說譌舛難通案校文義疑當作肉中炙馘鵠鳥可供膳羞見內則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璣艸木疏說鵠云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周禮射鳥氏掌射鳥鄭注云鳥謂中膳羞者鳥鴈鵠鵠之屬是鄭以鵠與鵠同爲中膳羞之鳥故許云

肉中炙截猶陸元恪說鴟可爲羹臠炙矣肉部臠臂
羊矢也段校改作臂羊豕曰臠注云鄉射禮音義引
字林臂羊豕也禮記音義引說文臂羊犬也皆不可
通今正今案宋本文固不可通段校亦未允此實當
作臂美肉也淮南子註言訓許注云臠前肩之美也
臂美肉猶云前肩之美以許義證許書此注之誤焯
然無疑蓋羊卽美之壞字矢則肉之譌隋唐人俗書
肉作宐與矢犬形並相近傳寫舛易校者不察又以
矢豕音近誤改爲豕遂益不可究詰矣經典釋文引
許呂書並後人誤改不足據高部臠就也一曰鬻也
今案臠不得訓鬻疑鬻字當作鬻周禮外饗注云亨
煮也鬻煮古今字許意古書臠孰高三字互通故別

出此訓攷夙部云軌會飪也从夙辜易曰孰飪今易
鼎象傳云以木巽火高飪也是高孰二字相通故許
於辜下附綴高煮之訓矣周禮司裘注以辜爲射埠
埠本義與塾同字亦辜孰相通之例也木部核蠻夷
以木皮爲匣狀如籩尊之形也今案此義古書未見
竹部籩鏡籩也與酒尊絕不同此尊疑當爲簠竹部
簠竹器也讀若纂其字與籩正相次經典通作纂士
冠禮作匱鄭注云匱今之冠箱也古文匱爲纂宋本
又作纂冠箱與鏡籩形相近故許兼舉以況木匣也
纂隸書與尊相似許書說解中往往有俗別字皆傳
寫相沿之誤此注蓋本作籩簠或改爲籩纂於義尙
合三寫成尊遂不可通矣隄部鄉國離邑民所封鄉

也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今案封鄉義難通疑當作對鄉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眾人所向也卽用許義封對字形相似又涉下封圻而誤鄉向同許劉以向釋鄉皆依聲爲訓人部僂冠也周公鞮僂或言背僂段云鞮者足衣鞮僂者由足背高隆然如背之僂也未聞出何書今案鞮當爲末之段字素問通天篇臙然末僂莊子外物篇云末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又謂背脊也淮南子墜形訓其人末僂修頸高注云末猶脊也是末僂卽背僂白虎通義聖人篇云周公背僂卽所謂周公鞮僂也段望文生訓未得其義魚部鮪蟲連行紆行者今案鮪之爲蟲經典無見文連行紆行見考工記梓人鄭注云連行魚屬紆行蛇屬

但一蟲不得兼兩行竊疑許意以鯀爲水蟲之通名似當爲鱗之別體殆周禮故書鱗字或有如此作者而許收之邪斗部料量物方半也段云漢書士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王邵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按半卽判也廣韻料注五升然則孟康語升誤斗王邵語斗誤升當改正集韻云一曰升五十謂之料當有誤今案料蓋爲半量升斗斛大小通稱王云半升廣韻云五升卽半斗孟云五斗卽半斛也集韻五十升與孟說五斗同三義咸不誤段獨斥孟王說殊未寀矣車部輜駟車前衣車後也段校依左傳孔疏文選注改爲輜駟衣車也駟車前衣也車後爲輜案此不當改漢時有輜車駟車衣車三者制蓋略

相類故下文云輶輜車也

段校改輶輶也亦非

後漢書梁冀傳

李注引蒼頡篇又云輶衣車也釋名釋車云輶輶之形同有邸曰輶無邸曰輶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輶車有衣蔽無後轆其有後轆者謂之輶明其形大同惟以前後衣蔽及開戶爲別異蓋輶車後面開戶周禮巾車鄭注云輶車後戶是也輶車則四面有衣蔽故釋名云輶車輶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是前後皆不開戶矣若衣車則後有衣蔽而前開戶可以啟閉與輶車正相反故釋名云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若然輶車前有衣蔽有似輶車而後有開戶又似衣車故許云輶車前衣車後也段氏不解乃妄爲竄易失之遠矣西鄙醜泛齊行酒也今案行

酒段無說其義當爲薄酒九章算術盈不足篇醇酒一斗錢五十行酒一斗錢一十醮疑卽內則之濫也以上諸條或足補茵舊校之闕惟執事審定之幸甚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前讀大箸變法平議於中國貧弱竄敗之故洞究原本俾園顛方趾之倫昭然發其蒙蔽微管之望中外翹印深以未得奉手承教爲憾頃奉誦惠畢猥以前呈拙著墨詁厚荷藻飾有逾涯分仲紙翫繹尤增愧悚讓少溺於章句之學於世事無所解曩讀墨子書深愛其擇精道術操行艱苦以佛氏等慈之旨綜西士通藝之學九流匯海斯爲巨派徒以非儒之論蒙世大詬心竊悵之掣校廿年略識指要遂就畢本補

綴成注然經說諸篇闕義眇眇所未窺者尙多嘗謂
墨經揭舉精理引而不發爲周名家言之宗竊疑其
必有微言大例如歐士論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繹
法培根之歸納法及佛氏之因明論者惜今書譌闕
不能盡得其條理而惠施公孫龍竊其緒餘迺流於
儂詭口給遂別成流派非墨子之本意也拙箸印成
後閒用近譯西書覆事審校似有足相證明者如經
上篇云仳有以相摺有不相摺也此疑卽幾何原本
所云兩直綫於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亦不相遠而
不得相遇爲平行綫有以相摺卽不相離不相遠之
意有不相摺卽不得相遇之意此殆亦形學之精理
矣又如經說上云無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二語似

卽力學永靜永動之理而與奈端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之例亦復冥契又如經下云火不熱似亦熱學之濫觴蓋熱無盡畝以西人寒暑表測之光熱相生大抵不逾二百度已足成燄而近日化電諸家所能成之熱已有增至三四千度者新法日孳熱度所至亦復無竟則一星之然不翅冰畝矣而說西以目見火不見熱爲釋則義殊淺隘也若此諸義蓄之胸臆者匪一因於西書所見甚少其算例精繇者復苦不能盡解媿未洞窺宦窻又慮近於皮傅未敢著之於篇以執事掣綜中西當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學輒刺一二奉質覬博一弢耳總之經經說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義既苦奧衍章句又復褫質昔賢率以不

可讀置之爻山刊誤致力甚勤而於此六篇竟不著一字專門之學尙復如是何論其它唯貴鄉先達蘭浦特夫兩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諸學發揮其指惜所論不多又兩君未遘精校之本故不無望文生訓之失蓋此學眩舉中西郵徹曠絕幾於九譯迺通宐學者之罕能津逮也近欲博訪通人更爲墨詰補義儻得執事賡續陳鄒兩先生之緒論宣究其說以餉學子斯亦曠代盛業非第不佞所爲望塵擁篲翹盼無已者也承訓學約迺前年倭議初成普天憤懣之時讓適以銜恤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悶填胸輒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藉大指不出尊箸說羣之意而未能精達事理揆之時勢萬不能行平生

雅不喜虛僞之論不意褻抱鬱激竟身自蹈之及讀
鴻議迺知富強之原在於興學其事深遠非一蹴所
能幾深悔前說之孟浪已拉襍摧燒之矣鄉亦未敢
以示人不審道希學士何從得之猥荷垂詢彌切汗
顏此外閒有勾緝大抵芻狗已陳屠龍無用不足叩
塵閱覽茲勉檢舊刻兩種奉呈大教瑣屑校讎無益
時需儻足共覆醬瓿耳

與友人論金文書

承示金文拓本皆精足資攷證有肌見兩事於古書
奇字略有所寤但苦少左證不敢自信敬以質之左
右嬾妊壺阮氏積古齋箸錄嬾字右實从疊古字書
所無說文唯有曼字隸晶部引楊雄說以爲古理官

決罪三日得其宐乃行之从晶宐亾新以从三日大
 盛改爲三田楊說甚迂曲幾乎廷尉說律以字斷法
 矣今案校此偏旁疊字乃不从宐而从且與許說宐
 从宐之下一之上多省聲者不合則从宐疑秦漢人
 所改易楊說與古文絕不相應晶作。者與說文壘
 古文作壘夢或作夢同意許說星字引一曰象形从
 。古。復注中故與日同是三。本象星後乃加注
 成日是。象實較晶爲古其與決罪三日之義尤不
 相謀矣至俗書之以三日爲三田乃因漢隸从晶之
 字多誤爲亾如夢之作參是也玉篇亾尚書以爲參
 多參在上釋之馬融云參字累在上而亾與晶又復
 卽誤以晶爲亾又誤以參累爲一也

相提說文無晶字而有晶聲與亾聲類異部如參累之互譌是也夢之

从三田蓋亦蒙彼而變未必果亾新甄邯等所爲爾
抑不佞更有鑿空皮傅之說攷大戴禮記帝繫說黃
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嫫
史記五帝本紀說同國語晉語韋昭注引帝繫作纍
漢書古今人表作彙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帝王世紀
作累卽彙之俗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作僂山海經海內經
又作雷嫫字亦說文所無竊意黃帝妃名或本作女
媼後人不識此字誤分爲二以三日爲纍彙以且爲
祖展轉譌變遂至忘其本始此雖馮臆推測荒遠無
徵然古書類是者甚多固未敢決其必無要古文自
有从晶从且之字其與小篆疊字形義必不能強合
子雲好奇字而未必見金文或不無鄉壁虛造之說

乎無瀘戈文曰亾瀘右亾無古字通亾瀘疑卽無鹽
周時爲齊邑此戈卽其地所鑄右者右軍所用程氏
通藝錄載古戈有曰高陽左者是其例也但鹽字作
瀘古字書未見說文鹽从鹵監聲此篆从鹵當卽鹵
字然增水形而省監聲之臥於字例究難通豈因海
鹽監鹽皆煮水所成故从水而盧下當爲皿或卽監
之省邪竊見濼縣陳氏毛公鼎簞笱字作簞彌簞从
竹从盧與此戈瀘字偏旁正相類其以鹵爲鹵亦同
依說文盧長味也从聑鹹省聲而依鼎文簞字古文
聑字或从鹵从皿則固不从聑矣以此證之疑戈文
瀘卽濼之古文檢段氏六書音均表瀘在七部鹽在
八部音本相近古韻二部多相出入以濼爲鹽於段

借之例亦自得通因思說文𠄎下有古文作𠄎下从
口不能成字竊疑或卽皿之誤此戈漚下从𠄎其左
右秀出之筆微刃缺便成𠄎形與𠄎極相似或許君
見其時郡國所出鐘鼎从𠄎之字有如是作者而傳
寫誤以皿爲𠄎遂無義可說以毛鼎及此戈證之似
亦尙可推測非鄉壁虛造比也許書古籍文不免傳
譌如遽下从彖而譌作彖車之籀文左象一軸貫兩
輪右象一軛持衡又著兩軛之形而譌作二車二戈
此類甚多固當據金文以正之矣右二義皆柎獲臆
定不佞亦自病其者奇弔詭古藉閒闕無可質證以
執事精鑒聊獻之以博一笑爾

與友人論動物學書

動物之學爲博物之一科中國古無傳書爾雅蟲魚鳥獸畜五篇唯釋名物罕詳體性毛詩陸疏指在詁經遺略實眾陸佃鄭樵之倫撫拾浮淺同諸自鄮西歐此學著錄殊夥自布拉默特人蟻以下還於動植不分微生原蟲靡不包綜信專家之盛業惜西人於中國古籍尠能淹貫不能稽覈同異耳不佞譎陋間就譯冊研涉一二嘗取其說與中籍互相推校頗多符合如西土區世界人類爲六等咸以膚色別之而形體則大同中上經籍所紀則有鄒瞞長狄僬僿小人春秋以後種類殆絕而今南亞墨利加洲極南阿根庭國屬地巴他峩尼土人極長大竊疑彼洲西北端與亞細亞洲僅隔一白令海峽距離不遠相傳古

亞洲人有自海峽渡海而至墨洲者今墨西哥祕魯
智利尙有其遺跡然則巴他峩尼之土人豈卽汪苾
之遺胄爲華人所擯逐而易種於彼者與僬僥小人
山海經大荒南經海外南經兩紀之淮南墜形篇及
韋昭國語注並謂西南方說文則云南方後漢書安
帝永和元年永昌徼外僬僥種夷貢獻內屬是漢時
西南徼外尙有此種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又云小人
國在大秦南漢唐之大秦卽羅馬今爲意大利國都
則遠在歐洲矣近居北極冰區之弗幾安種族人多
短小亦或其遺胄而德意志治人類學者薩敗亞斯
氏謂太古時歐洲某部爲矮小人種嘗於布賴司諾
地中發見小人遺骸又有巴斯羅紀瑞西小人格脫

們紀沙克諾麥小人其長皆不過一米突有奇以中

度校之與魯語孔子說僬僥長三尺之文頗合說文及淮

南高注又謂希賴西亞有小人種當西秭一千年時

尚存則與唐魏王泰時約略相值括地志所云西

書足相參證矣至古鳥獸蟲魚種類今既多絕滅古

籍所紀尤疏略非徒山海經周書王會所說珍禽異

獸荒遠難信卽爾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鳥之等咸不

爲典要而詩禮所云螟蛉果蠃腐草爲螢以逮鷹鳩

爵蛤之變化稽覈物性亦殊爲疏闊然如山海經狢

狢卽南亞墨利加所產阿馬底羅文鯨卽印度海所

產之飛魚王會息慎大麀卽今吉林所產四不象今

中西學人咸能質言之是皆實有其物則固不能盡

斤爲誣也又今澳大利亞洲多八竅有袋之獸似卽大戴禮記本命篇注引異物志所云囊狸卵生者今其種中土久絕無復知其名矣又西人推動物遞嬗之跡謂鳥爲爬蟲所化近美國掘地得化石鳥形而有蛇尾謂之始祖鳥攷玉篇鳥部鷓鳩鳥喙蛇尾或卽始祖鳥之遺鄒叔勣讀書襍識謂今首望山中有蛇尾雀大如鳩尾如蛇長尺餘則始祖鳥或絕滅於彼而轉存於中土未可定也又西人治地質學者於地中恆得古大象之骨牙長丈餘近俄羅斯里那河於永冰內得大象自鼻至尾長十七尺高約九尺牙長九尺七寸說文象部云豫象之大者若然倉史作書時中土自多大象故特爲製字西人所得殆卽所

謂豫乎又中土古有蜮詩春秋皆詳言之說文虫部

及左傳孔疏引洪範五行傳說其形並云似鼈三足

以氣射害人今水蟲絕不聞有以氣害人者而印度

有電魚形如木勺能發電傷人物竊疑古蜮即電魚

射人之氣即電耳而謂爲含沙射影則不經之論也

其形如木勺有尾說者不家遂謂似鼈三足抱朴子登涉篇

說蜮如鳴蠅口中物如前條當是別種與劉許所說異也今動物學書說諸蟲

獸有足者無多少皆以偶數絕無三足者而爾雅有

鼈三足能龜三足貴殆皆傳之失實矣爾雅釋獸贊

有力郭注云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唐書拂菻傳亦謂有此獸拂菻即東羅馬國攷今西

國有畜海乙那者似狗而性凶惡疑即所謂贊也又

釋畜馬屬騃枝蹄趺郭注騃亦似馬而牛蹄釋
文引舍人云枝蹄者枝足也西士論動物進化之理
謂馬祖曰巴利阿利巴者趾骨有三與今馬一趾異
而馬爾西地質學書紀美國古地層中常掘得四趾
三趾之馬謂馬趾自四漸減而爲一爲古今之進化
然則枝蹄殆卽馬之三趾者又西士謂太古羊骨有
四爪今亦止一釋畜闕洩多狃注引舊說云腳饒指
而不能舉其物或亦卽馬羊多趾爪之類與他如北
海冰地多白狐卽爾雅之貔白狐地中海有劍刀魚
背有利劍長可十有五尺卽尙書大傳之北海魚劍
鄭注魚兵如劍者若此之論尤不可殫數也至於中
國四靈麟鳳龍三者後世幾絕迹西儒多不信然檢

動物書說新幾尼亞島有霧鳥其羽毛華美縞縹西人謂之埃田園中之綠鳥或謂卽鳳鳥龍則歐洲所出地中殭石白堊紀中有所謂蒼龍蟒形龍者其類甚眾又有飛鼉者近人或謂卽龍亦略相近而鱗似卽麋鹿之別種天壤間亦容有其物唯西人以阿非利加所產長頸鹿西名知兒拉夫者當之殆不足信而中土所傳雲龍風虎休徵瑞應則揆之科學萬不能通今日物理旣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執事閱覽博物冠軼倫輩豹鼠之辨方軌乎終軍駁馬能名靡讓於貢父輒就筦窺瑣屑奉質或不訶其博會乎